



東觀奏記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自壽卽卽位二年監脩
國史丞相晉國公杜讓能以宣宗懿宗三朝實錄
未脩歲月漸遠慮聖績湮墜乃奏上選中朝鴻儒
碩學之士十五人分脩三聖實錄以吏部侍郎柳
玘右補闕裴庭裕左拾遺孫泰駕部員外郎李胤
太常博士鄭光庭專脩宣宗實錄庭裕奉詔之日
惕不敢易思接實無隱以成一朝之書踰歲脩例
竟未立國朝故事以左右史脩起居注逐季送史



館史館別設脩撰官起居注外又置日曆至脩實錄之日取信於日曆起居注參而成之伏自宣宗皇帝宮車晏駕垂四十載中原大亂日曆與起居注不存一字致儒學之士閣筆未就非曠職官無憑起凡例也庭裕自為見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目聞覩撰成三卷非編年之史未敢聞於縣官且奏記於監國史晉國公藏之於閣以備討論

東觀奏記上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尔朱氏李錡據浙西及相者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誅死后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為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

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侍奉親舅鄭光即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

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
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即命宰臣
別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先生計為
憂即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
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
無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
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
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
暴崩上志也

恙一作子

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
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
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
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造事順宗為新婦憲宗
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毋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
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皞聲益厲宰臣持會食
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為一
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廳問其事皞益不
撓墀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皞貶潤州句
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

狐絢為山陵禮儀使秦皞為判官又皞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馬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輜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胡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見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絢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列闕召充翰林學士間歲遂立為相時人感嘆敏中

政一作故

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為侍御史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脩禮部尚書德脩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郎中張仲方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謂之簡仲方貶開州司馬贛曆中

仲方徵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
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
平章事上即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
凡故有是命

中作山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
中。南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
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
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商為右庶子行軍司馬
駕部郎中知制誥將名庭裕私與諱同為右庶子節度副
使駕部員外李荀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去為

將一作蔣

都統掌記將軍冉昉陳君從為都虞候

上親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
與一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
妹時款

乃奏邠寧節制

青去京夏遠鄉別思之宰臣
平盧仍許安平公主

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
宮以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
劉郎音聲人俗呼如此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
右曰便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甄別防

開織微不遺如此

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婿鄭
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時昏盧氏宰臣白
敏中奏遷尚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
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
嫁責臣即婿鄭顥赴婚楚

會有日行次鄭

州臣堂帖追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姻銜臣入骨
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
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即因命
左右便殿中取一榼木小函子來肴饌甚固謂敏

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
任卿如此矣敏中歸感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
子於佛前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
度使暇日與前進士陳錯銷憂閣靜話感上恩泣
話此事盡以示錯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
名琮待之厚琮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
至西川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劾荅
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
之琮未之信術士一日密於琮曰相公將有禍非
馬中丞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

為植於都下買宅先生之計無缺焉植至闕方知
感琮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
曰貴人敗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始待之稍進大
理卿又廷刑部侍郎充諸道塩鐵使琮始驚憂俄
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
內嬖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
前萬端營救植素辯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
峭疾朋黨如仇讎擠牛僧孺李宗閔崔洪於嶺南
揚嗣復貞穆李公珏庭裕親叔祖以會昌初冊立事亦

七年嶺外上即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
部尚書李珣為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淮南節度使
珣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
弱冠徒步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
日角珠廷非常人也當掇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
發跡之路一卒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為宗伯擢居
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
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邳令丁母憂廬居三
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鴈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
僧孺為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常處厚秉政
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乎擢拜禮部員外改
吏部員外李宗閔為相以品流程式為已任擢掌
書命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克翰林學士
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思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
丞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為侍講李士李
訓自流人召入內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
州刺史未幾訓為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
等十一人亦族伏誅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徵為戶
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必切終優

游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
用珏與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
相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將晏駕以
猶子陳王成美當壁為記達桓立順事由兩軍賴
王即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
使吏部尚書至是崔郾薨於淮南輒之撫理凡三
載薨謚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
後左右前後無一人立總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
奏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閑話

矣自是詢問里閭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矣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將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長憂卿負朕撓法後度不得相見度度如此趙國公令孤絢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甚寒而汗流洽背

李廓為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缺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即擢為起居舍人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

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急歸宮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七人住持以清其觀上將命令孤絢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燭燭一炬方許歸李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炬送之院吏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駕燭李士用之莫折事否頃刻而聞傳說之命

侍御史馮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為之却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長拉收

僕臺中管之集賢大李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
幸麗正殿賜酒大李士張說李士副知院事徐堅
已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
先非具負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馮緘管收僕者是
管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
事論救之罪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李丕以邊城從事奏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丕奏
系屬皇枝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
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平_下平字也
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邠寧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明宮築望仙臺勢侵天
漢上始即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
中八年復命緝之右補闕陳嘏已下抗疏論其事
立罷脩造以其院爲文思院上英睿好理尤長於
納諫從之如轉丸李璡除嶺南節度使間一日已
命中使頒旄節給事中蕭倣封上詔書上正聽樂
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璡宅却喚使
來旄節及璡門而反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
察使右諫議大夫鄭裔_緝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
誥已數日却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為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元宗之分上初
即位元贄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
贄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贄
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為天平軍節度使
行次華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
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杜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缺以濛家行不
至薄妻孥為衆所聞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
盛怒頭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
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違即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
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閤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
以先父黃裳末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
德之面授給事中裴諗為學士一日加丞旨上幸
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
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踏謝却否上以御盤果實賜
之諗即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

諗父度元和中居巨魚水之分遂

於諗恩禮亦異焉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

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鷲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處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負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士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術士柴嶽明洞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為諸子孫

院卿宜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禍福刑剋師有傳授今陛下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遣歸司封負外郎充史館脩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寮僕射之臨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就列尋左迁宿州刺史自尔不復立朝矣貶前鄉貢進士楊仁贍為康州參軍馳驛發遣仁

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環納函之朝有基周恤仁
贍不易其日憲司紀論遂坐貶

東觀奏記上

東觀奏記中

史官右補闕裴庭裕撰

上每命相盡出眷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
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
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
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落下為復仍舊上意
貴迎祐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
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
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

上手詔追之令乘逆赴闕初無知者瑒奏發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曆日付瑒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瑒不諭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瑒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祕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為蔣係鳳從事湜即瑒舊寮也二十四日辭瑒於宣平里松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瑒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洩於既入相深湜有昇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

上酬萬一瑒曰王夷父當衰晉之末末崇尚浮虛祖述流品終致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其職而上罔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為東川節度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揚紹復段環薛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咸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環蒙時曾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為相聖旨授河南且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

還自由否鉉驚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宸上
題此四句鉉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
詩賜寓直學士蕭寘曹確令繼和寘手狀謝曰陛
下此詩雖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
明日召學士常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
沈約詩寘以睿藻清新取方沈約尔上不悅曰將
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

出為浙西觀察使

崔罕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

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為京兆尹
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
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
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
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挺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
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罕止貶湖南觀察
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逆院崔
郢為京兆尹因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尹廨宅
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郢併敗官面召翰林

學士常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
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
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却進
澳連書信兩上下考焉

常澳為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在不納租澳
繫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為言之上
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
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廷上連召之
曰國舅在相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
告太后曰常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租足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
甄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
威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勝曰朝廷將裨教化
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尊重明經進士及
真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尚切磋
不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
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
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
初決可否於差官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與學
雄文例捨於真貞方寒素增年矯白盡取於黨此辟

薦

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切司
畿甸合貢英髦非無薄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
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况
其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廷解
送不合區分今年各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
試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
京兆府等第為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敦崔備
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教及第並
依府列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明黨
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憤遂此釐革華蓋救一特之
弊人多措之

弊人多措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復
道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永日昇眺追感元和聖跡
悵望久之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尤盡友愛即位後於十六宅
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賚
有差進士司馬樞為雍和殿賦詞雖不出亦志一
時之事實

牛藜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章上事盡記之後藜
自司勳負外為睦州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

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為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為懲否叢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賜卿紫叢退謝畢前日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紫為復別有進

上連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色之賜一無所濫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揚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衣銀魚沈詢自禮部侍郎為浙東觀察使方賜金綾苗恪自司勳員外

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駮還上手詔褒獎曰有事不當卿能駮還職業既脩朕何所慮。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韋澳盡屏左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輿老不得漏洩奉宣旨即以十道四蕃志博更採訪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馮回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餞之弘宗曰昨日中謝

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
君上親摠萬機自古未有

上校獵城西漸及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
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
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惜留詣府乞未替兼
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宸上太書君奭
名中書兩疑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宰執以懷
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
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技議讞不平景

初生貶潭州司戶參軍制下景初搥登聞鼓稱冤
再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譴輒昌登聞以懲不
恭也

京兆府參軍盧甚昇進士第八官甚孤平有文學
京兆君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
相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略不讓瑄瑄責其
不遜遂相詆訶甚來下御史臺按問吏云當服白
衫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
除籍為民投之額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
河南府陽翟縣令

大理卿馬曙任代北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
以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
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等之即
告于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
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即主在
法不治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再貶嶺外上
佐人臣無不感悅

司農卿常璩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
貶永州司馬優人祝漢貞詞辨敏給恩傾一時嗣
朝王乾祐以金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

言御史臺劾奏漢貞杖二十流天德軍乾祐竄嶺
外

上雅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密
召無所間隔惟於遷轉皆守彝章皇甫珪自吏部
員外召入內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
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礼部員外改司
封員外入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
動循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于衆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
司東都制曰鍾陵問裕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

貪瀆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跡固異
於澹臺道殊^幸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畫上一
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
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秘書監制曰考三載之
績尔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既起風波之
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至大中十三年
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與喬綽三駁還制
書上自即位但聞諫官論執老曹駁正無不立從
其奏至是惑於左右三下漢公同之州命不允所
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

事中班謂公與喬綽曰卿凡有駁議朕無不允從
唯論漢公事涉朋黨喬綽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
興王之地陛下為子孫尤須慎擇牧守漢公在荆
南日貪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
此人上色變而迴馬翌日喬綽貶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副使苗^{名與廷裕}責^童國子嚴不避馬
擒至幕笞其背嚴毋詣闕稱寃苗貶江州司馬制
曰避馬雖^幸於嚴敬鞭人合願於簪纓舍人楊紹
復之詞也苗自此為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於術者欲固其事術者

令書上尊號于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
弃市

藍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弘文館直學
士給事中蕭倣鄭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
待賢良既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
奉國豈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
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
孝即寃屈為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
上令免珪官且在家脩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
禮法嚴整以韓臯柳公綽柳仲郢為稱首一旦子

稱不孝簪組歎之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
軍終于貶所一日丞相令孤絢夢德裕曰某已謝
明時宰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絢具為其子瀉述之
瀉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丞相繼魏皆敵人
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
將坐延英絢又夢裕德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
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瀉曰向來見
李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
具為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

縣尉名與今上護喪歸葬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勅曰以藝文擢居近密中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鄭朗為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銜之朗既大用積前事盡聞于上故及此罪當館脩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通籍者為脩撰未昇朝者為直館伏以脩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卑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脩撰兩員勅旨宜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

澳

勤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澳並充史館脩撰通籍為四員分脩四季之事

以左拾遺鄭言為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命相朗先為浙西觀察使言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事輔鄭言必括囊形迹請移為博士至大中十一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為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踵為故事至理之代動循至公後一代之難矣以楚州刺史裴坦為知制誥坦罷——赴闕宰臣令狐綯權用事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

謂作諸

拒之力不勝坦命既行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
畢便於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一榻壓角而坐坦
必謁執政至休聽多輸感謝休曰此乃首台繆選
非休力也立命肩昇使出不與之坐兩閣老吏云
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也人多為坦羞之至坦生貢
奉擢休之子弘上第時人云欵蓋而彰此之謂也
蓋

東觀奏記中

東觀奏記下

史官名補闕裴庭裕撰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
郎中柱國賜緋魚袋唐技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
外郎裴庭裕先父裕早以科名荐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
可嘉昨者吏部以尔秉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
或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
宜並分符竹善纓凋瘵以補悔尤技可慶州刺史
散官勳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
德公之詞也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尤授

國子祭酒吏部侍郎同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
馮顥尤授祕書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詞
科趙鉅等十人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
兼上銓主試宏技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詞選
前進士苗台符楊巖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
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
柳翰京兆尹柳惠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
在選中不中選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題託詞人
溫庭筠為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
德公特為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為考官未

試宏詞先錄考官

文書若先得賦

題者必佳糊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上
銓為宜考官不合坐宏詞趙鉅丞相令狐綯故人
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丞相
遂之盡覆去初日官 星毫奏於 星暗科場當
有事沈詢為礼部侍郎聞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
日官之言方驗

上自党項較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
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使刑
部侍郎畢誠為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識為涇原

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劫
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李訥為軍士噪逐坐貶
朗州刺史馳驛赴任訥性褊狷遇軍士不以禮人
皆怨之遂^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責撫循無狀杖
四十流恭陵自此戒臣失律監軍皆從坐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寔衡
路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寔面語敬寔奏供^奉官例
不避上曰衝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
不避輔相乎刺紫綬配南衙

劉舉為益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玄价誣奏
臯謀叛函首以進闕朝公卿面折庭爭上重遣百
辟之言始生玄价專殺不辜之罪

廊
廊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廊離關日病
脚已蹒跚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却平上詰之
遂具為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整上聞之甘心
焉驛詔軒轅集赴京師既至館于南亭院外庭莫
之面也諫官恐害政屢以為言上曰軒轅道人口
不干世事卿勿以為憂留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
廣州司馬集^聖不受臨與上別上問理天下當得

幾年集曰五十年上聞之慰悅及過密之歲春秋五十

李景讓夏侯孜品立朝俱勵風操景讓為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膚捐王覲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為右丞相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俱聲績不立談諧取密誠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逮去京師近遠延陵曰八十里上曰朕左右前後皆建人也即極不惡卿若為我廉潔奉公綏緝凋瘵長在我面前無異或撓法度遠人無聊即朕三尺階前便是

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悸懾失序上撫而遣之

越人仇甫聚眾為亂攻陷剡縣諸既等縣浙左騷然上用王式為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千人送式之任式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始選前進士于琮為塔連拜秘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覆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七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既從就中於兄輔恩禮稍異白

廣

計

敏中赴邠寧行營幸興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
書御札一副與敏中言君臣注倚之分崔鉉赴鎮
淮南幸通化樓送之并賜詩四韻以寵行邁鉉刻
其詩終宣化驛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無^攻政詩以文章應制
上每擇劇額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
袍之賜以權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
一對^紫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
之賜晦悒悒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承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承懿宗諱實死

其事上即位追感承^承上死於忠義連擢其子壬^下
字與今至顯貴為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禮
上御名具始終無替焉

畢誠本姑容之子連昇甲乙科杜琮為淮南節度
使置幕中始落塩籍文季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
上恩顧特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所忌自
邠寧連移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
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
未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
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厚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

傾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迴驛候誠意
誠又瀝血輸啓事于綯綯終不納乃命都吏貨之
東頭鑿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于
家乃舍之正堂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
得其歡心矣乃進于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
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
之罪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
棄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
兵馬郎中李鄴為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
宅夔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

夔王已下侍讀五日一人乾符門講讀鄆王即位
後其事遂停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噪而逐之
投于嶺外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有
政聲特開延英殿召對再命建節往鎮一方於是
安帖

常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為河陽三城
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節
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
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縛紙手詔澳曰

密飾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
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
疾八月晏駕遂中寢

命監祭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勘覆軍額大中十二
年宣州叛將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薰朝廷用
宋州刺史溫璋問罪時蕭寘為浙西觀察使地與
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瑒代寘特建鎮海軍節
鎮撫之以張犄角之勢兵罷後謗者言瑒虛署官
健名廣占衣糧沒入私家上遂命載往按復軍籍
無一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言始不勝

太常卿封教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選國子
祭國酒故事太常卿上曰庭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
教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閱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
奏遂薄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欵臻昇平自大中十二
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
使鄭勳湖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
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
出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
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求州

刺史溫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
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勳為廣州節度使
以光祿卿常宙為江西觀察使只取鄰道兵送赴
任兗渠如期授首皆不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旨
。李景讓為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
宗四廟當遷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以下是上
猶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親事七
廟宜重昇代宗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
下百官集議不定而止時人以上方銜穆宗深謂
景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度支奉狀言潰汚足段誤書清汚上一覽異之樞
密使承旨孫隱中謂上未有也添成潰字及中書
復入上赫怒勘添改表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
師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
上前聲容朗緩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
賀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為百官首含
元殿庭負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備稱賀
之後上尊號聖敬文思

孝

皇帝公權誤曰先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

料七十致事舊與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一作懿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憇引故事見執政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博士自專事無關白者所以太常三卿初蒞事博士無叅集之禮今銖重罰禮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銖夙德唯唯而已銖曰吾老不能退一旦為後生所辱遂乞罷

勅卿貢進士溫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隋州隋縣

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廷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符絕冠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天歡廷筠之寬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求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廷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李宏博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三庭而廷筠亦恹恹不陟第者以文學為極致已霸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

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關廷
既至上於便殿閱之仍月華門外宣示百寮上慮
傷物性命中使押選本道復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將幸清宮兩者供
奉官拜疏極諫上謂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
又朝元閣聖祖現其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
深覺缺儀今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卿宜勉諭
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而退召兩者官宣諭俄
而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

穆宗及幸之後列聖未嘗出宮居安慮危乞留聖慮
朕聞此語決為遊華清之行矣宜召兩者官說我
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退朝難宰臣夏侯

孜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為檢校吏部尚書

充劍南西川京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

館者麻案既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

圖宣之捧麻皆兩者耳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

澣亦在館俟命

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

都太僕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
瘡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
大漸顧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
王居方以夔王當壁為託三內臣皆上素所恩者
泣而受命時及軍中尉王茂玄心非感上左軍中
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
宗實為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
馬左軍副使刑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
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而聖人
而出宗實始怡却入即諸門已踵故事添人守提

矣刑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束頭環
位宗實叱居方下責以矯宣皆捧足乞命遣宣
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于藩却即位是為懿宗
歸長公儒居方皆誅死籍沒其家
晁美人薨上震悼久之美人上在藩却時承恩過
實生鄆王萬壽公主焉薨後詔翰林李士蕭寘為
志文皆刻其事及變昭下已五王居內院而鄆王
獨還藩却大中末位^嗣之後人間切有擬議者寘以
此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
追崇為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猷謚曰元昭配享宣

宗廟堂

東觀奏記下終



